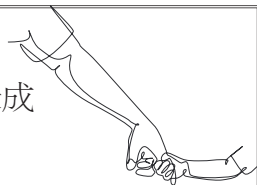




只是自上而下地落实政策、行政性地处理事情，还是自下而上地以未成年人为中心来开展保护工作，**这两种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太仓的驻校社工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辅导。

“隐秘的角落”，在那里发生了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外面的人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该怎么办？

她分析说：一个未成年人可能出现在学校、社区，在基层的未成年人保护的系统里。如果他出现了需要被保护的情况，总会有相应线索被发现。那么，按现行“未保法”规定的强制报告制度，循着线索，执行已经制定好的应急预案，进行相应的干预，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在家庭这个场景，虽然他的家门是关起来的，但如果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基层服务覆盖的网络，能对所辖社区内的孩子的基本情况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性的发现、排摸与评估，还有动态的及时的家访和提供服务，那总是有办法来发现情况的。”

理论上，这样的机制已经在大多数基层建立，组织架构是存在的，每个部门都有了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岗位，硬件条件也逐步跟上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漏洞呢？

费梅苹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基层推行工作，是靠“红头文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更多的是注重提供物质层面和救助层面的帮助。这样，对于面对“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这样实际情况的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很难专业专职地做好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而言，是需要做这项工作的人主动掌握所辖社区内全部未成年人的家庭的情况，特别是要熟悉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一对一的、需要经常与服务对象联络的一张服务网络，是要以这些家庭和未成年人的需求为中心出发的。

“只是自上而下地落实政策、行政性地处理事情，还是自下而上地以未成年人为中心来开展保护工作，这两种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当下的现实中，具备主动的服务热情和专业能力，可以入驻社区的未保力量中，社工人员是非常好的选择。因此，各地都在积极培育未保社工。

“我之所以来昆山做社工，就是受到了政府推出的政策的吸引。”侯思雨说。2022年8月，昆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联合设立“昆山市社会工作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基金规模200万元，用以支持昆山本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及激励，提升社工队伍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其中的“雏鹰计划”对当年报考社工专业的昆山本地高中毕业生，资助大学4年的学费；“雄鹰计划”面向当年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如果在昆山的社工机构入职，每年发放1万元的补贴，连发3年。

“其实补贴多少钱没那么重要，关键是我觉得政府看到我们社工了，开始注重这一块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这给了我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信心。”

对此，张善根提出：基层的未成年人工作除了引入社工和志愿者团队之外，也应该注重激活社区自身的力量，也就是努力让“邻里互助”回归。毕竟，孩子是每个人心中、整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只要恰当引导，大多数人都会愿意出一份力，最终汇聚成强大的保护合力。

（感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徐选国对本文采写的帮助）

